



二處粵瑞疏

萬曆三十一年

林秉漢

臣荷 皇上拔擢待罪言責凡天下有大奸慝大利害臣皆當
備言 皇上不以臣不肖俾往按于粵則粵中有大奸慝大利
害臣尤當專言臣自奉 命以來兢兢然懼負任使朝夕詢訪
粵事蓋凡耳聞目擊者莫不切齒稅使李鳳而令粵人之被其
毒也近覩巡按李時華疏列李鳳罪狀縷縷數十萬言見李鳳
之悖逆甚多兇焰甚私甚衆召禍甚慘臣獨何顏而隱忍與之
共事又見粵人之受禍已極蓄怨已深釁端已著臣獨何心而
坐視不為一言乎臣伏覩我 皇上之威明于左右近習法無
私貸而獨于權採諸瑞常大寬假但罪惡之甚如李鳳者則不

當議寬假而議正法 皇上之仁愛每嚴諭權使不許困累而
令撫按諸臣委曲調停但倒懸之急如粵者則不當議調停而
議更置蓋李鳳非特地方之罪人而 皇上之罪人也李鳳不
問固非地方之利而尤非 皇上之利也何者李鳳一內臣耳
而敢背屢旨詐稱 旨擅改 賜旨又不迎接赦旨輕 君命
如土苴棄天語如弁髦此尚知有 皇上乎刑餘也而亂男女
之方權署也而僭 帝王之飾盜器也而稱與王之兆又屑越
名器濫授流棍裁冠衣繡纍纍若若至令市井得以傲詔使賤
輩得以凌有司以此不為紊亂 皇上之紀綱而并蒙 皇上
之威福乎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玉珠寶堆積如山玲瓏異物
充塞其門而所進 獻于皇上者特鳳之餘也此不為侵盜
皇上乎鳳之罪如此而 皇上釋而不問則是 詔旨可輕
絲綸可詐稱名器可僭濫威福可竊假而強惡大盜皆可公行
于世也且粵人之患苦稅久矣幅幘不廣于他省財力減于他
省而稅額顧獨倍焉剝肉侵膚已入骨髓將額稅之不能供而
李鳳又重征迭收暴取橫騙為額外千萬之索以朘削之粵人
之怨鳳久矣自新个激變以來死者未雪繫者未釋視李鳳委
官疾若寇仇而李鳳又復縱裴宗翰等更翻迭出驅千百虎狼
以搏噬之粵易動而難安之國也徭獍錯處粵夷盤據倭奴窺
伺盜賊竊發即鎮靜猶懼不測而李鳳又復勾引外夷鎮

臣以挑其釁而速之以窮困不堪之民積不可解之怨而又
泉以外夷之釁不變何待故為今之粵即令卓魯為令龔黃為
守畢召為方牧亦不能保于封域之內也且曠稅之旨伏行
人心騷動所在生變見告者凡幾處矣况粵受鳳之毒最酷仇
鳳最深計必糾合群聚逐鳳殺鳳快其報伏之怨于鳳迫則有
亡命海島為群盜道引倭夷為內應已耳夫粵雖遠在萬里而
以天下一身論之猶四肢也豈有四肢病而身獲安者今粵病
矣而不亟為救藥使于潰亂不可收拾陛下得無肝食乎數
十萬之稅利豈能享乎故李鳳不去非地方之利尤非皇上
利也且皇上所以不罪李鳳豈以李鳳之惡未必如按臣所
言而粵人未必遽為變乎臣願皇上以中使例中使而鳳之
罪狀可覩也蓋李敬與鳳共事于粵耳粵民何以不仇蓋敬而
仇鳳按臣何以不彈劾李敬而彈劾鳳又何以同類而李見鳳
也豈非鳳之罪大惡極法所不容而人所共忿乎又願以楚事
衡粵事而粵之利害可策也楚有陳奉而楚嘩易以杜茂而楚
靖一轉移間而安危較然今李鳳之在粵甚于陳奉之在楚粵
人其能安于鳳乎又願以今事鑑往事而鳳之去留可決也往
楚人之變至抗詔旨戮官校而皇上特遣重臣往撫之雖
幸而底定然國威已褻聖慮已勞矣使早罪陳奉以罪楚
人豈其及此然則今日可復留李鳳于粵待其變生亂作而後

改焉乎 皇上即未盡停粵稅亟宜撤還李鳳明正其罪而以
稅務令李敬就近兼理藉鳳之財足以收百萬之積治鳳之罪
足以快全廣之積就委于李敬又無再遣使之擾併二使為二
使又無諸叅隨之害如此則粵之禍害漸輕質怨漸解亂萌漸
杜地方漸安而稅供如故也更易一番而可以安全粵 陛下
亦何難焉臣未至粵地而熟計粵事非敢不仰體 聖心思所
以調停之術惟是共事地方如一家然盜與子弟並處豈能調
停而使家安如一身然醜毒如膏染並投豈能調停而使身全
以勢所必不可調停者若不早懇究處誠恐李鳳之毒益熾粵
人之仇益深兩不相容旦夕釀成大變以厯 皇上南顧之憂
又臣之所大懼也用是冒昧上陳伏乞 皇上超然遠慮大奮
乾斷亟將李鳳撤回處置則 國法正人心服地方受寧靜之
福而 皇上亦享安治之慶矣

亟勅正法以平衆怨以解沾危疏

萬曆三十二年

溫純

臣等據廣東陝西雲南各省撫按揭稱各稅官激變事情已該兩京科道相繼叅奏臣等亦同戶部等衙門叩闕上陳豈其得已竊謂皇上見之必惻然思急捕諸奸而置典刑也迺日高日以候未蒙允發豈以報者為虛聲而受者非實禍耶據臣等所聞其禍之烈更有出于奏報之外其安危關係有若無傷而傷已甚若無奈何而在我有不暇謀不能挽回為諸臣所不忍言者臣等以言為責又安忍不言夫自礦稅肆害民間苦楚之狀皇上亦聞之數矣然騷驛內地魚肉閭閻已不堪未有潰

而夷狄棄而君臣如廣東稅使李鳳所為者又有縱殺四死立
斃縣官如陝西稅務梁永所與者嶺南遠在極荒與倭奴崖隔
一海即加意撫綏尚慮易搖難撫何李鳳張牙露爪藐視明
旨朱璧題扁妄意興工內劫溥夷外鈎紅夷嗇逞私胸輒開邊
釁飛而食人甚于虎狼豈止欺孤虐寡積寶堆珍淫穢慘毒如
按臣李時華所陳耶此而不問必待冠履倒置胡越交訐而後
為之所將無及矣秦關僻在西壤與諸虜崖隔一墻年來軍餉
數月不給礦稅織造一時並舉加意奠安猶懼軍閥于餒民散
于擾何梁永敢招亡納叛貽害生靈置吏張官擅作威福殺無
辜之三命死循良之縣官時聞三秦攘臂誓不共天又豈止渭

南一縣髮指冲冠如撫臣賈侍問所陳耶此而不問必待豪傑
解體人心嚮應而後為之所將無及矣大率邊方之民竊隙易
動乘變難弭第則赴海越塞急則响導招呼靡所不至今廣南
為東之極邊關陝為西之極邊相繼搏激冤恠莫控而萬里雲
南騰越又見告矣蓋楊榮之凌官虐民不在李鳳梁永下也夫
遠近蒼夷就非皇上赤子平時剥脂膏以償稅使之欲非順
稅使順皇上也而今以草菅視之民命殘而國家之邦本
日薄郎官宰牧孰非皇上手足平時殫力以應稅使之求非
屈稅使屈朝廷也而今以贅麗視之善類敗而國家之命
脉日索縈之稅使借皇上之威福以十計叅隨又借稅使之

聲勢為聲勢以百計土棍又借叅隨之牙爪為牙爪以千萬計
宇内生靈之困于賦稅困于水旱困于採辦造作轉運者方處
處無樂生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擊否 皇上不
觀楚事乎楚在去年此日是何等景象在今年此日又是何等
景象楚有一陳奉則全楚皆陳奉而楚事危楚去一陳奉則全
楚無陳奉而楚事安纔一更置楚民之倒懸漸蘇并礦稅盡行
停止不知問閭之惟呼而頌 聖德者又何如伏乞 皇上檢
各省撫按之疏體各省亟救之情大奮 乾剛毅然 獨斷將
李鳳巖逮下理梁永楊榮革任回京嚴勘官民致死根因拯四
方湯火之民鮮一時矛戟之勢礦稅一遵前諭停止尚有緩頰
吏之變亂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然恐一呼百呼一動百動
天下之大事且去致他日追悔欲如今日之易稅不可得矣臣
等即捐軀而效何益焉

議革勲總支務求其本救弊者當濬其源本有未端源有未清
即制以蘇軍
勲總支

疏

聶應和

臣聞行法者務求其本救弊者當濬其源本有未端源有未清
徒屑屑焉支分而旁析之無益也臣奉命巡視上江無管漕
糧追憶去歲風濤泛湧運艘飄沒通聞中州饑餓倭寇跳梁者
若不及時計議則漕運可虞殆有甚焉矧臣職掌所關又安得
默焉已乎臣請以勲總之不容不革者為皇上陳之何者漕
糧軍國之命脉萬民之膏脂而其轉輸輓運之權屬之於總兵
其關係匪輕其責任至重即使主之得人總之有法尚當慮周
于意外顧以紕繆庸品貪婪鄙夫因循縱恣若之何不墨黷成

風任漕規之決裂而不可收拾也夫河漕舊用軍丁不以民夫
此豈專以習勞十膽為其駕運則開闔有時可以防波濤冲激
之患脫有不測則樓櫓營壘柁棹干盾荷戈向敵可以捍遏截
虜掠之虞其為慮至遠也指揮官用軍政考選掌印部運更番
從事把總則取武科及屢有薦剡者以充厥事其為謀至周也
乃若統運官曾用叅將一員者何為其轄于撫按便于節制不
得以恣睢暴戾任意誅求其所以隄防而約束之者何至嚴而
至密也柰之何乎平日久法紀日廢今之運官按冊呼名魚貫
而應者悉市井無賴之徒馬耳而押運諸臣唯務私囊罔顧公
事朘削為一事每缸分為三項名色一綱司一綱司

畫會米有耗矣而耗之外復有耗焉命曰贈米一石而贈
之外復有贈焉命曰加贈至又每米一石綱司索銀未已畫會
索銀未已而旗甲每千石少者三四兩多者七八兩且廣買土
宜遇境貿易方經營低昂之直之不暇顧而暇顧黃水之先後
風色之緩急哉一漕飄流復派編氓甚至花費侵沒有害安危而
利蓄者種種弊端筆舌難罄倘遇不逞束手靡策嗟嗟二三把
總官至卑也其廢置亦至易也而大壞極敝至此豈積弊終不
可剔而運軍終不可振哉良由官以勲總體貌攸重於撫按而
舉刺不及于厥躬率取世胄漫無揀選內藉輿援外靡顧忘每
把總過淮取銀三千有奇至通州二千有可夫總兵既取之把

總把總等官不得相率而科之軍人派之百姓又不得相率而為商賈之行遂什一之恩藉輸以為利藪歛軍度以充谿壑上負寵命下屬民生有臣如此將焉用之臣愚以為不更付將則節制不便節制不便則漕規不振漕規不振則病國病民禍益滋甚矧近奉 明旨總兵止到通州不許入京亦毋得再以前交際為名科擾官軍 陛下已明徹萬里之外而洞晰几先之隱憂臣敢不預綢繆之慮而謹衣衽之戒乎伏乞 勅下兵部參酌往例改用副總兵一員選其廉謹雄杰素有賢聲者以充總運仍聽督撫按漕衙門舉刺庶前有欣慕後有儆惕法紀嚴而夙姪可除漕規肅而轉輸無虞 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河漕兼攝不便撫臣徧駐非宜懇乞

聖明亟復舊制以

重責成以便彈壓疏

萬曆三十年三月

吳崇禮

臣惟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時宜之而已故事有宜于昔而亦宜于今日不可不守其常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者不可不通其變使當通變之時而猶然膠常襲故其勢將至于大壞極敝而不可為則今日河漕撫臣之議是已我 國家定制建官設漕撫大臣一以督轉輸設總河大臣一以督疏治漕臣駐淮控南北咽喉之會河臣駐濟適南北河道之中二者事雖相須而勢不相兼誠萬世不易之定制所從來久矣自分黃導淮之議河臣有規畫漕臣有齟齬或至持議不相下議者慮其一柄兩

持恐至掣肘誤事故以漕務 詰歸併于總河時值倭警告急
撫臣遂奉 勅移駐泰州矣此因時為調停權宜之計意甚善
也使久之而人情相安事體稱便又何樂于紛更為哉第詢之
輿論上下同詞咸謂河臣兼漕撫臣駐泰總屬不便且謂臣不
可以無言者用是特為 皇上陳之蓋河臣之行河也必日夜
拮据巡行各省然後全河始入于胸中某地宜築某地宜濬決
策運籌庶克底績原非可坐治者况今河事大壞視尋常更難
措手設使尋治之而河伯效靈黃流順軌便足稱非常之功矣
何必兼漕若以漕務牽其慮則顧此失彼必志分而力不專事
關三省動大眾興大役何以計日而奏平成此其不便于河者
一漕臣之漕督也臣在坐派議單催僨運艘而以軍門之權彈
壓之水次赴兌過淮過洪庶不愆期若復以河事分其心一有
巡歷動費日時安得雍容坐淮上以理漕目今新運期迫河患
孔棘畚鍤雲興于中土而又欲舳艫飛稅于東南縱河臣之精
神才望足以兼之然一人之身耳南北奔馳地遠而勢難周今
且病矣各道且若無所承受矣漕之遲速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此其不便于漕者二撫臣既不兼漕又不駐淮竟以駐泰為常
矣北方地幅頓千里而泰州僻在東南一隅簿書期會動經旬
月事有急密不免稽遲如往者徐州之事撫臣提兵星夜赴徐
利害在呼吸間亦可寒心矣諸凡官吏考比軍門赴訴重辟解

審之類跋涉艱苦猶其小者也至于大軍在淮而徒以一武弁
統之若輩威望未必足以讐服衆心緩急何足恃雖撫臣軍令
素嚴諸將士奉約束惟謹罔敢玩愒語曰鞭長不及馬腹終不
若坐鎮之為愈也此其不便于撫臣者三夫由三不便觀之則
河漕之不可不分漕撫之不可不合也明正科臣臺臣已有槩
言之者若顧忌不言無論河事大可憂即漕艘鱗集于淮徐聞
萬一有意外之虞其關係于地方非細在撫臣固不得辭其責
臣亦與有責焉臣愚以為今之計莫若仍以漕與撫合移駐于
淮不惟目前一切漕務可以刻期齊集而總河大臣亦得專精
力于河使河常治而待夫漕則督漕者不待不嚴漕已至而待
夫河則治河者又不得不急兩待則兩不相假借實則相成而
非所以相病也且淮安有漕撫軍門在則咽喉之重地不虛是
以壯形勝而肅軍容杜讒萌而威不軌較之僻居泰州宿兵于
無用之地者亦大不侔矣伏乞 勅下吏部亟行嚴議上請庶
事有專任功可責成以固 祖陵億萬年之根本以通漕渠四
百萬之命脉而地方民生亦賴以無虞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乞重處廠張疏
萬曆十六年十二月

張沂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蚤見預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即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儀，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鑒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官

闡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斤斤奉法，惟謹。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呼。

咸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必將剪除元兇，以杜後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尚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

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失所望惡本不除為害滋甚臣恐獲見于今日矣敢為 皇上極言之昔我 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十年五月一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即日斥遣因諭群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及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太監官僅言及政事未嘗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 太祖即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 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 皇上所知鯨罪惡實即加顯戮以洩天地 祖宗神明之怒尤謂其晚奈何令罪大惡極者而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 皇上已藉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 皇上即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萬倍宋坤擢鯨之法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為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不而不害也 皇上英明同符 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猶難去一張鯨耶臣伏讀 明旨以意斷之邢尚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使鯨不恣權雖百尚智豈能撥置李登雲張惟德發烟瘴地古 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于鯨尚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令是實冒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以為鯨侍

奉多年其美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為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狠于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况在宮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市流傳鯨廣金寶多方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為真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剛為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群疑宗社生靈可俱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為此閹誤也。國家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為此閹壞也以一閹官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為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聖明裁察幸甚奉聖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厮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復私意不遂故媿污君父好生無禮着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

奸璫竊權十撓國典疏

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趙完壁

臣惟自古今天下之治常患于有明聖之君而無其臣日者
皇上整綱紀振百度人心邪惡竄之草莽儼然一堯舜之主矣
惟以東事大工兩者之費稍稍信用言利之臣故奸民墨夫投
袂而起其始尚有報國之忠今漸轉而為市賂之地其始猶
為魚肉小民之計今漸轉而為挾奪司官之權皇上明見萬
里識密幽微彼何能仰蒙之獨其九閭崇邃中外隔絕聽彼一
偏之辭而不加察奈何不為所欺臣也臣願皇上少縱斧鉞
之誅令得反覆言之皇上加深思焉頃者御馬監左少監魯

保蒙 皇上之差掣沒鹽保即上疏欲節制有司請與巡鹽一體行事 皇上業允其請矣臣意 皇上所以允其請者彼必以為非此莫可得而由此亦不擾民其種種不便之處與夫不必如此而利不減之道保必不肯為 皇上言之故 皇上信之不疑使有為 皇上言之者 皇上與日月同明豈肯不加察而遽許之乎臣試為 皇上言之以為不便者五 皇上試垂察焉五者何也擾害民生一也阻碍正額二也接見生嫌三也騷擾驛遞四也塞賢通奸五也何言乎擾害民生也臣聞之中官之說詩書而敦禮義者少矣即有賢者必不講求為此為此者皆嗜利無耻之夫都下流來無藉之徒賄納以為爪牙各持其橐而求盈于一徃於此之時虎視鷹鷂恨不入百姓之家而播其髓而百姓所恃以為命者幸有賢有司其力足以擔當其權足以庇保也今一蒙其節制是有司皆為屬官其所隨無藉之夫入市攫金下鄉箕斂借彼之名而導之為非其孰從而禁之是所謂莫敢誰何矣此其不便者一也何言乎阻碍正額也天下食鹽之人止有此數即今額鹽尚有積滯猶有民不樂食而強派之者何也鹽非可以療飢特加菜羹耳額鹽尚積而今又每歲加四十萬引此流則彼必窒藉令自售民猶有樂其賤省而賈之如此則 國有利而彼無利也彼惟不樂乎此故請節制有司以為節制有司鹽不行則可通令有司為之派散

夫有司既為節制安得不遵夫正沒兩行則民不堪命必至逃亡先其積沒則正額必減日至追比語曰天下之勢不患瓦解而患土崩土者民也民心一搖不可復收方今歲荒民糟糠草根不可得飽而欲責之食鹽又欲其多買無用之鹽奈何不搖動乎此其不便者二也何言乎接見生嫌也在外知府運司於巡鹽御史皆有停參跪揖之禮而兩官腰蓋俱黃於體統亦已稱尊府僚州縣往往皆有英氣少年科甲之輩衛青大將軍重臣也汲黯尚長揖不拜此等官屬豈肯甘心于宦豎之前行謁拜之禮耶有司既不肯行禮其勢必至于相爭彼負其氣此抗其權兩抗相敵必且煩奏辨而混 皇上矣於此之時將抑中貴則是 皇上之所差也必且不能將究有司則天下後世謂皇上重中官而輕儒臣臣恐不能不少為 聖德聖名累也此其不便者三也何言乎騷動驛遞也蓋利之所在人爭赴之自中使諸役之興天下遊手遊食之人各挾數十金以賂被差之臣被差臣樂其所入廣收博攬故一差而或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而此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者又暗受人之賂欺所差之人而私帶之往每至驛遞先索折馬錢所謂折馬錢者非折乾也每騎馬一匹又要銀一錢然後肯騎無錢則弔鎖馬夫長鞭責背夫驛遞官微猶賴有司為之節制今既蒙其節制則必緘口不敢言矣驛遞之人工本原薄况今節為條議裁削已至徹貧

之骨今又如此其勢必至逃匿而求加添買補不已也此其不便者四也何言乎塞賢通奸也蓋彼之所謂先以節制有司又與巡鹽御史一體行事夫巡鹽例有舉刺然皆與撫按相同司道相關共訪其有賢否之實者然後舉刺之今若令中官有舉刺之權則闖茸不肖之夫必剝民膏以行厚賂而清廉之輩必且遺棄而不得舉賢否混淆是非倒置斥涉之典將何所憑其不有累于堯舜之明者未之有也此其不便五也夫有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益也去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損也何也皇上之差中使也原為取利也苟不減于利何故並其節制之權不惜而並與之蓋鹽者人之食也商人之賣鹽賣于所必食者抑何假于威力商之種鹽商人希有所息也商人自樂為之又何假于威力二者不假于威力則亦何藉于有司中使但坐持竒盈之權四十萬之鹽引自能通行自可得利有司之節制不節制何與也而所以必欲節制蓋欲假 皇上之威多挾詐有司諸臣以為受之地耳蓋不節制則名歸 帝王利歸 朝廷節制則害在天下利歸中使也 皇上試以此自度之乎則思過半矣不特此也臣往來長安中聞此輩皆受奸商厚利而為之者奸商巧賈罔利登壘或持千金或合萬金共賂一宦寺之臣為之求通宦寺又恐 皇上不信又以千金轉賂一無廉之官為之上疏而遂令薦已以往故人上疏之內臣 皇上閱

本而遂命之不覺墮其術中 皇上不信臣言試觀今魯保果
本內所薦否耶是利未及于 國門而貨已歸于私室矣臣又
聞此輩得 旨之日諸路並往于所屬有司要其賀禮而又聞
各衙門散局之官皆自矜誇能以本薦人而令 皇上必聽而
用之以騙無知之厚賂喧喧嚷嚷景象可駭 皇上焉得而知
之即今吏部諸司並九卿大臣皆令各舉所知 皇上親點以
除濫何不于此事亦照舉同例令司禮監擇其知詩書大義曉
通理素有賢聲者數員 皇上親點一員以往不必用其本內
所薦亦不必用其奏內奸民仍令節制有司使不得以舉刺之
言搖嚇人心以杜奸私之竇倘或事有難行勢有不一者不妨
與撫按商議轉行司道夫有司莫非 王臣此亦莫非王事孰
敢有不遵者耶執此以往 皇上益彰 聖德之明而並享其
利天下皆受安平之福而共頌其名矣若夫湖口不得節制有
司及會同撫按計 大略與此同也善乎我 太祖之言曰古
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使役而已朕謂此輩豈可假以
威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戒履霜堅冰之漸也大哉
王言千古永鑒矣何者客用張誠 皇上皆遠見而洞鑒之是
皇上之所行與 太祖之所言正相符也而今乃令之與撫按
頡頏與方岳並峙乎臣不敏不敢以為盡善也臣苦病常恐身
先朝露不得吐一時之忠以報 君父故于此也不敢不喋喋

致之伏惟 皇上矜哀其愚三思其事勿令臣徒苦其思而天下多其擾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亟罷採珠疏 萬曆三十年

戴曜

照得粵東自萬曆二十六年奉 旨遣內臣李敬前來廉州珠池開採計今已越五年海南北一方備受荼毒而停止無期豈以 聖心之仁愛忍以耳目之玩而遺生靈之害哉則由臣等未嘗以其害熟數于 陛下之前耳臣請據實而直陳之蓋每歲開採用船四百餘隻夫役萬餘名恊濟鋪墊共萬餘兩而此外蓬廠螺筐廩餼諸費不與焉亦至浩煩矣獲珠多則二三千兩少則僅 兩是採之值已倍于買又何利焉非徒無利也而其害尤難枚舉蓋有加派之害廣州瓊州則苦派船而瓊有 一半折價海北諸處則苦派夫而人夫皆通縣幫貼惠高肇諸

府則苦派銀以資協濟官派之里里派之戶戶派之丁指科索
詐賄脫侵匿弊竇千端莫可窮詰而其害溥矣又有疾疫之害
異方群聚萬餘衆水居于船露宿于岸連年採蚌螺腥毒氣之
所中傷死于疾疫者不可勝數矣又有漂溺之害池在汪洋巨
海之中以其產珠故名曰池實則海也每日撈採船出大海之
外或遇天時不齊颶風震盪非漂往外國則沉溺海中蓋捨命
易珠多以珠殞命而葬于魚腹者又不可勝數矣又有賣珠之
害珠之不堪上進者每發各府變賣夫府官豈能設市而鬻
之不過責派甲戶勢多抑勒彼閭井小民惟患倉無粟衣無布
每欲以有用易無用哉責受于官勉強償值而完納不前則

則役追呼雞犬靡寧而箠楚且及之矣又有索詐之害土亢流
弊常以鄉民為奇貨或仇其人而思以中之人則曰其家有大
珠駕虛瞞首誑詞一准叅隨四出席捲其囊篋而橫加之酷刑
非頃資重賂莫可得脫問其珠則烏有而死已垂斃家且立破
矣又有構夷之害珠池逼近交南舊歲以內地珠少採監李敬
曾有採及防城交趾之議臣等商確移伏極言其不可但有畏
明旨之督責將不暇顧夫利害且奸人以虛言誑惑者未已也
目今之所採幾與交趾接壤矣夫自黎莫構難莫氏居近欽州
購求中國謀士頃四峒離心時肆剽掠而驅萬衆數百艘近
臨異境挑釁發難禍不可測且珠船雲集奸人蟻集慮有投夷

而搆陰謀者舟中敵國將何以制之哉又有珠盜之害則近者海上之變是以安土之民不習波濤或遇波夫寧死而不敢往若奸宄亡命走死地如鶩者則走趨焉其造船置器不一數百兩而採監叅隨需索拜見又勢不能免彼固謂不取償于珠則取償于盜且散採之役五相爭以三攻二名曰併載或登岸劫村擄人畜污婦女該道地方官非不極力防範亦非不委官督押然大海茫然難于編幫而沿海遼濶何地不可劫掠防之勿可勝防也阻其登岸則曰採府放本令我輩買米耳而官兵不敢詰矣逐之出境則及戈相向兵寡而珠盜萬衆沖突擊殺誰能拒之既以虐民且以戮兵故民畏珠盜甚于倭而防珠盜尤難于防倭而海南北一帶年年不聊生矣豈先期每數十年一採今則一年一採歲以為常及今若不停止則老蚌開剖殆盡新蚌方胎而劇剝類皆細小不堪上進將苦于物力之難支矣年用萬餘之衆棄失本業而疫者溺者與死于拒捕者戶口消耗苦于人力之難齊矣錢糧絀乏東那西補左支右吾而採監索協濟索珠價索鋪墊若操券而責之負官帑就空而民膏已竭鬼運無術而無米難炊又苦于財力之難繼矣即使船夫盡聽約束寂然無譁猶當亟罷况珠盜之縱橫如此其甚而沿海之受害如此其不堪且事懲已往勢有所必至彼珠盜懲于今歲之殺戮必且厚集其黨以與我拒至于不可控制潢池之

弄兵大軍之征調當自今始地方之禍將不知所終矣夫聚萬有不逞之徒聚于海上授以為盜之資而欲禁其不為盜是抱薪而救火也欲息盜之源則莫如罷之便昔堯舜投珠抵璧萬古稱之曰 聖帝嘉靖先年曾奉開採先撫臣林富疏陳其不可蒙 世宗皇帝特允罷採併革看太監故粵民安恬至今歌至治焉 陛下聖德遠慕堯舜而英明上符 聖祖念念為民事事法古 聖祖既停于數十年一採之日 皇上獨不能停于五年頻採之後乎伏願 陛下俯察職愚所陳諸害之狀與夫物力財力人力俱竭之苦而杜其所必至之勢渙發 綸音特罷採珠之役則目前受害之民一旦若解倒懸不惟盜賊橫發之釁可以潛消而海濱安生樂業之衆共祝萬壽于無疆矣職等幸甚地方幸甚

慎重內臣鎮守疏

萬曆三十年

何爾律

先該臣與稅使高淮各以地方事彼此具奏奉 旨和衷久無
異議雖近日行居愈橫地方幾次激變未敢瑣瀆 上聞第恐
皇上不察又以忿爭求勝耳頃于歲前聞其妄請加 勅即真
鎮守時即欲具疏叅止或以事出風聞未確也嗣是因病杜門
請告内外文移音問悉絕忽于近日又聞中外洶洶謂淮此番
進京所携不貲專為求討鎮守萬一所 請得遂遼東決不可
保等語臣待罪地方雖病且危第一日未去則一日不能無責
敢無說而處于此謹歷以事理之不可與後患之當慮者為
皇上陳之 祖宗時內臣不許讀書習字蓋止以供掃除之役

而不與政事之權此本朝家法過于千古其可為後世程至明也以之與別事且不可而況以為鎮守乎是遠之非以紹祖宗之烈而昭繼體之義也其不可者一列聖嗣統內臣雖漸用然未有以採權兼鎮守者內臣鎮守自武宗始于時秉權藉勢流毒滋孽海內盖岌岌矣賴肅皇神聖一朝痛革而人心大慰天下以安今皇上每事法祖而拂其所已行置其所既廢是近之非所以率乃祖之行而明紹廷之孝也其不可者二唐自中葉以宦豎觀軍而貽累世無窮之禍雖以李郭不能成功是萬古殷鑒也以之觀軍且不可而況以之將軍乎是千古非所以懲前而于今非所以啓後也其不可者三倭虜最難警服將士各心最難控禦故趙用李牧而匈奴遁宋用董貫而部曲離心法曰將者三軍之司命國之安危繫也安危無常惟在所置今以內臣置將是外之非所以示四夷而內之非所以尊國體也其不可者四且遼既有鎮守矣東西兩河又各置有協守矣今復以淮為鎮守新者既奉欽依舊者將置何地廢之非所以為名存之非所以示專也一柄難持十羊九牧豈所以一事權而重責成乎其不可者五大將制閫令稟于一而權統于獨大君將將重棄其舊而樂勉其新遼事日非識者寒心頃賴聖明獨斷簡用耆舊而一時撫鎮同心道將協志簡卒蒐乘秣馬厲兵如人既病初起寢寢乎方有生氣矣

可復令從旁撓之乎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豈所以錄舊績而勉
新功乎其不可者六十步之內必有豐草宇內之廣豈無豪傑
倘必欲別置閫帥而新耳目寧無肅肅兔豈干城腹心如方召
吉甫其人者而廼以刑餘刀鋸之夫司帥中長子之任又豈所
以肅朝廷之統而習衆庶之見乎其不可者七寵不可啓啓
寵納侮倖不可徼徼倖生亂故古有敝袴必惜以待有功頻笑
不苟以示無私者誠慎之也自淮銜命採權瞞天昧地張網
設機吸萬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寵光俄而蟒衣俄而玉帶既冒
協守又希專鎮恃寵驕恣狎恩妄冀倘從此而要宮保希廢
襲將更與之乎不與之乎與之非所以為訓而絕之不能慰其
望望不足則怨心生怨與望合恐遂至有不可言者履霜堅冰
可無慮乎其不可者八人有同心黨以類視今天下之奉使四
出非止一淮也其仰體德意安靜不擾恪守成命不敢妄乞
者固不乏人然而旁觀竊視垂涎比例者尚不少也淮既得
請倘更有援淮為例如廣如陝者抑將槩與之乎不與之乎與
之則賣亂無窮不與則怨望愈衆衆望難愜衆怨難釋恐愈至
有不可制者杜漸防微得無意乎其不可者九自淮之在遼逞
臆恃雄動以協鎮赫逼諸將權使威驅廷辱奴虜撒馬則包馬
調兵則動兵求無不得欲無不遂鬪茸者其為廝隸高抗者橫
被叅逐故自馬林被陷以來將帥驍雄之氣掃地盡矣劉縉國

以需索不遂叅韓宗功以被辱不過去馬九臯等以夫馬不齊
被辱指揮商尚質以追包稅銀自縊巡捕張汝立以不避叅隨
竟被箠楚以死是皆 朝廷世職命官也而淮輕之若土苴列
之如草芥此而復以鎮守之權寄之將奪其所憎與其所愛顛
倒反覆行權納賄靡所不至恐負氣有志之夫有寧伏岩穴甘
草莽焉耳誰能俛焉掉尾為所蹂躪哉及毫傑之心阻嚮往之
路其不可者十其他若事係邊機動有掣肘可勦也或謬以為
撫可撫也或謬以為戰成則獨冒其功敗則獨追其罪小勝則
張以希賞小敗則假以嚇利大勝大敗又因以冒寵邀功匿情
憤事其室豈可勝言乎然此猶其小者也 朝廷惟權不可下

移而兵權為尤重人臣諸事不可有以干之尤急况內臣
跋扈本自性生既無禮義以養其志播弄由于群小又無善良
以繼其後勢憑城社如附疽癭言之者有齒馬之銜攻之者有
投鼠之忌此而一旦假之以重權授之以兵柄如假虎以翼授
盜以挺欲其不搏不殺不可得也漢唐宦官典兵之禍昭昭史
冊至有定冊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又豈人臣之所忍言哉今
聖明在御即萬萬必不至此顧杜釁消萌當防其漸且事未有
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今淮日招夷虜廣募家丁一切軍徒重
犯亡命無賴之徒并致門下已幾千餘縱令把關邀路明搶暗
劫莫敢誰何一出入列營布陣建旌樹旄蓋已有無將之心

矣倘若更以鎮守界之恐遂至有不可制者是教猱升木也于時即有白簡動為阻關要截豈得易達夫以事理之不可與後患之不可測彰彰如是即少有知識者尚能辦此而况一皇上聰明天縱寧有幾乎臣固知淮雖驕恣決不能徼必不可得之恩于萬一常試之中也但恐事出或然人情危甚臣為此懼故不得不伏枕嘔血披瀝以聞伏惟皇上垂察謹始慮終深抑而痛絕之則地方幸甚封疆幸甚

乞除閹惡以防要地禍變疏

萬曆三十一年

王藩臣

臣等伏觀數年以來礦稅煩興孽瑞巨猾所至如焚然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如徐州稅使陳增者今南北郡縣亦在所及爰然事勢可虞人心叵測亦未有如徐淮間者臣等待罪留臺耳聞目擊不啻熟矣積忿懷憂不啻深矣廼參論陳增獨後于楚之陳奉粵之李鳳者蓋以徐淮地方有撫按兩臣坐鎮彈壓自能開導處分以安重地矧撫臣李三才憂國憂民矢心經畫計商計課畢力調停以故人倚長城潛杜亂萌年來僥倖無事不謂陳增恨其相左百計傾陷使之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

臣等閱其奏揭竊恨增之啟釁基禍塗毒軍民將有不可言者
安忍嘿不為 皇上陳之謹按陳增本一狎邪小人目眩識丁
手艱握筭至愚也貪類狼噴惡同虎噬至狠也以至愚之性為
至狠之事其愚終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終回初收巨惡程守訓
為閹門伶人為閹門倭儼兇連年窮兇極暴具在諸臣叅論疏
中擢髮難數續收充戍書手王桐石聽其陰恣鬼域聽其陽提
傀儡一應文移本章俱出其手桐石隨起家三十餘萬見今父
子納監與程守訓一時併稱豪富其他如周子連孟近川王鵬
吳見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復集黨引類又不啻數百
今日走東詐騙明日走西嚇搶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賊
所徵稅務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則遍及江淮南北諸郡無辜
之人賣妻鬻子喪身破家真在湯火莫必其命近者傳奉 聖
諭罷止礦稅萬姓懽呼無異更生雖未幾有 旨復行更蒙示
以停止有日商民忍死以冀後恩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增不
於此時少體 德意減去虐焰俾既暢復鬱之民不至朝夕激
變顧廼聽信奸人生事彌甚至欲傾害撫臣俾之去位以逞其
奸謀臣等不勝憤懣何 皇上方有意恤民而增必欲殘賊之
使民喪生乎何 皇上方有待加恩而增必欲壅塞之使民絕
望乎又何撫按諸臣方百計調停為地方弭禍而增竟百計激
之使變不至橫潰決裂不已乎夫 皇上用增不過權商民之

財而增行事動至殘商民之命。皇上用增一人資其馬牛之力以轉輸而增用程守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十百輩資其狐鼠之謀以吞噬自增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槌骨而剝髓數百城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曰諸黨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增也不然儀楊內臣如暨祿如魯保非不與增同事地方而自知顧忌猶可相安于無言矣今增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其心求罷以泄其忿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慮民情之巨測臣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陳。天聽蓋天下者常山蛇勢也自海岱西壯為首自長江西南為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為之腰脊所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者此地是也又其土夙獷悍從古而然樂禍首亂千載一律如項羽則宿遷人黃巢則宛朐人朱全忠則碭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凶愚之人徃徃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膽勇可畏今地方萬口嗷嗷爭欲食增之肉而寢處其皮廼增方恬然不恠與大夥奸人魚肉不已倘其人一朝發憤殺增激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雄如項羽黃巢朱全忠者起而號召之其他日為禍可勝言哉增與諸奸人雖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欲嘿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易搖若不及今早正陳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一方後必噬臍無及矣臣等接邸報中伏讀 皇上批荅廣東按臣

李時華請罷商稅之旨謂稅務原係權行採取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心調停處治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攘變起釁不分內外官員依法處治決不偏私輕重欽此仰見聖明子庶民體群臣長慮却顧盛心益洞見今日思亂之民心而致戒中使之釀亂其嚴如此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始伏望皇上大奮乾剛銳然獨斷將陳增扭解回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生禍亂將作徐民安天下之民舉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命之至

親忠鯁斥奸邪疏

萬曆二十六年

郝敬

臣惟世之治也小人衰而君子盛世之亂也直諫踈而讒諂盛
盛衰之分親踈之機惟在人主之一念直臣一言而人主
欣然信之則衆君子得志而治日興佞臣一言而人主欣然
信之則衆小人得志而亂日作此自然之理一定之勢也臣觀
近日陛下處中官陳增一本切慮自今以後官豎之虐焰張
天而忠臣之正氣掃地外庭之謹論絕響而讒夫之利口橫生
天下之事莫知所終也夫吳宗堯一縣令耳陛下斥逐之不
過斥逐一縣令耳臣何又言且宗堯生平為君子為小人臣亦
不能深知臣又何敢言但念天下之事邪正有大分用舍有大

名故天下立君為民也非為利也君之設官亦為民也非為利也今知縣吳宗堯所得罪雖萬萬不實然總之為民而已陳增所奏雖語語皆實所行雖事事皆當然總之為利而已為民者縱非真君子一有庇民之心即可惡猶當宥之為利者縱非真小民一涉殖利之嫌即可喜猶當遠之奈何今倒置也據宗堯揭內言陳增貪殘之狀歷歷可指一切不問及增朦朧數語而陛下信之如膏沃火增曰阻撓 陛下亦曰阻撓增曰虧課 陛下亦曰虧課為民者被踈斥而為財者蒙親信 陛下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哉故一官可罷也以殖利之故而罷牧民之官則其名不美一寺人可容也以剝民之故而容此兇殘之寺

人則其法不平然此猶曰小吏與 欽使爭故罷小吏以重

欽使耳猶曰無言責而出位言事故罷僭言以倣庶官耳迺

祖宗設臺諫之謂何哉前者科臣包見捷等交章三四上矣而

陛下不為之動近者撫臣尹應元露章二十款而 陛下反嚇

然震怒是 祖宗二百年來所託以牧養小民之有司今一旦

不如寺人之可託也則天下之為有司者灰心矣是 祖宗二

百年來所任以摘發奸邪之臺諫今一旦不如寺人之可任也

則 朝廷之為臺諫者箝口矣 陛下以為此等機括治耶亂

耶 陛下試稽之載籍驗之往事從古曾有盛明之世闡寺干

預 朝政絡繹于中外者乎曾有闡寺用事天下不紛擾者乎

預 朝政絡繹于中外者乎曾有闡寺用事天下不紛擾者乎

曾有國家不託群臣而託之閹官以無弊者乎曾有學士大夫讀聖賢書不能忠君愛國而無耻寺人能為忠愛者乎曾有學士大夫之言不可信而左右近習之言願可深信乎今陛下所重在彼所輕在此讒者信忠者疑率此以往阿勢成風防口稔禍將來隱憂有不可勝言者伏乞陛下平心觀理虛中察情灼安危倚伏之機酌邪正低昂之分吳宗堯誠為罪願且優容之以直方之氣陳增即有功願且懲創之以遏貪縱之風如謂兩情曖昧則併行查勘可也如謂兩罪相當則同賜罷免可也如此庶人心少平而國紀不致逆施臣職掌攸關不勝冒罪惓惓之至奉

聖旨方今倭奴雄據朝鮮兵旅煩費無算郝敬這廝職任該科不能獻一奇策足食足兵以免輸運之勞可節國財力却廼肆言抗旨黨護瀆擾好生可惡姑且罰俸一年尹應元也罰俸半

年該部知道

掣回內差揭帖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

沈一貫

謫庸誤塵輔弼元首股肱義同一體疾痛疴癢靡不相關伏見
皇上聖明睿智動符帝王竊以為堯舜成康于今復覩而廼
為群小所中競開利端日遣中使而出絡繹不絕至于上激
霆怒逮繫守臣烈焰益張蝨愈謀進盛明之朝豈宜有此關
係最大敢不為皇上言之夫天之立君非使之自奉適而已
所使以為元元百姓之主也百姓有顛連無告則君當為
之拯救有貪污強暴則君當為之殛誅如此始為天心所享
而民皆悅從可以長保其富貴不能為百姓主百姓必揚揚
而去矣頃年經費浩煩司計者日夜持籌苟有絲毛遺利誰肯

隱漏不言而留以與群小言者蓋臣工計其利復計其害則能斟酌于利害之際而處置有方群小顧其利不顧其害則但攘臂于掊剋之謀而釀亂無極故財賦之計必與士君子謀而不可與閭閻小人謀也昔劉晏為唐理財一切委任于士類不任胥吏胥吏尚不妄任况群小乎財者生民朝夕之需性命所關一有得失不惜破命而爭其急如此人主軍國之費不得不征則必與達國體識民情明理義知時務者百番計議百番規畫務俾上下無怨遠近不驚有息以結之而使之樂于供有政以齊之而使之不難于供然後布其法于天下蓋祖宗于成法世世謹守無敢以己意常試而漫為也今閭閻小人何知

民情何知國法何知義理何知時宜變法征利何等大事而廼隨奏隨惟星火促行不令閣部議疑不許科道封駁不傷于太易乎理財之法不可偏委一人祖宗定制錢糧互相覺察故弊源而妬竇塞今獨使一人專勅行事惟意所為憑恃寵靈擅作威福以勢挾撫巡使不敢問其出入以刑劫有司使不得一加調停彼其潔已奉公耶人亦不得而知彼其侵牟無藝耶人亦不得而知惟奏官是仗喇唬是用一人尚足為害况于多人一處尚不能堪况于遍處使皇上二十七年愛民之心鬱而不揚雖諄諄戒其不許擾民然不擾民何能得財卒亦付之空言矣群小之嗜利也如蠅之附羶蚊之嗜血而又使之

有憑藉此所謂虎而翼者也中官生長禁內何知民艱况所
推今舉不出于該監而出于群小此所謂虎而冠者也彼群小
者四方無藉光棍不齒鄉黨之人或犯罪逃脫或遊手乞食或
強盜竊盜常思飛揚跋扈以亂天下頃因東事悉走京師今
東事告成擯棄不收而乃設此詭計以啗一逞亂民也是安可
與之謀國乎群虎百出逢人咆哮寸寸張羅層層設罟于是商
旅不必行而賦稅無所得且至于索居民矣于是居民見索生
理日迫而禍且至于尋干戈為盜賊矣百孔千瘡良醫莫措其
手土崩瓦解良吏莫施其力是皇上斂財之意本以備不虞
而反以召不慮也臣觀皇上宮中費用甚儉無濫賞無妄施

竊計一歲所節當不下數十萬此盛德也東師既罷又當歲首
數百萬此時事也又如昨者群小曾辨東事皇上以一言斷
之早斷一日即省費一萬此聖政也可見裕國之術在留
心政事政事既治國用自克臣請借此為例而試籌之皇
上試垂聽焉臣惟中使衙門皆係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又係特
遣不比泛常差使大約中使一員其管家司房者豈下十人其
外直堂官交書手門厨阜隸更夫快手巡攔之類當二三十人
約計已百人矣其餘分遣官員豈下十人此十人者各須百人
之後則千人矣凡此千人皆欲其養父母妻子僮僕每家以十
口然率則萬人矣每人日給須銀一錢萬人給銀一千矣一歲

須銀四十餘萬矣是創設一中貴衙門而每費銀四十餘萬反其所進纔得數萬此不亦空費者多而實得少徒養遊手之人以竭官司之儲而斂百姓之怨乎計令所遣已二十餘處歲當糜天下八百萬倍加于征倭之費是倭雖平而餉愈增安得息肩之日也况其倚勢為奸橫征強奪者又何限小民何所歸命乎 皇上聖思甚密 聖筭甚精于此特偶未之及耳伏望皇上深惟治亂之源詳審重輕之辨掣回所差內臣遣發原奏官民仍 勅以後不許再有瀆奏以杜亂萌 明詔中外各衙門修舉政事無令冗耗以節財流舉天下財賦盡責成戶部俾令悉心籌畫以開財源則府庫坐見充盈而田里亦無愁病元元萬姓 國本庶幾得以復安 大聖人之鴻名盛業垂于萬萬世矣有如用臣之言而不效臣請伏妄言之誅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

乞止貴州稅使疏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

沈一貫

臣惟礦稅二事天下皆以為不便而皇上獨以為便亂端數見天下皆以為危而皇上獨以為安豈皇上之心獨與天心通而能保天下之必無事乎臣愚殆不能曉也聖意堅定轉移未聞臣民日夜禱求庶幾少減而廼日甚一日使人何所歸命至于廣西廼窮苦百粵之地諸蠻巢穴控禦為難民無他業惟田是資猺獞出沒徃徃病耕地促賦逋一切官俸軍需皆仰給于廣東先朝設置總督兼制兩廣意正為此此地自給然且不足而况可加一稅使乎四萬之征從何而出尤不可之大者也昨日奉旨又有貴州之產則滿朝臣子益驚怖而歎

息矣。蓋貴州、延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涇滯，土無貨殖，通計民屯僅十四萬石，為天下第一貧瘠之處。官戎歲給全仰于湖廣、四川二省，蓋本非都會之地，從古不入版圖。我朝但因雲南而從此借一綫之路，以通往來。一綫之外，悉皆夷峒、鴟張、豕突，易動難安。今云產有水銀、鉛、銅、硃、砂、雄、黃、白、蠟等貨，每年可徵稅銀三萬五千兩，名馬四十匹，理所必無。臣不敢信，縱使有之，亦出蠻夷地方。今蠻夷侵田奪貨，逞欲無厭，撫之尚難，豈可復擾彼稅使能從蠻夷征乎？况楊應龍正肆猖獗，戮戮無美，朝廷方議征討，一新督撫鎮守等官而施為次第，尚無可言。昨巡撫郭子章交代以書問臣，內設四策：一曰戰，二曰

撫，三曰先撫後戰，四曰先戰後撫。臣心皆以為為難，不能對答。蓋撫則損威辱國，而此酋又非撫之所能定。前事覆轍已可鑒矣。臣故難之，戰則須兵一二十萬，餉一二十萬，假以便宜寬之歲月，而彼主我客，彼守我攻，難易懸殊，勝負莫料。臣又難之，臣思督撫鎮按等官，正是無米而炊，徒手而博，千難萬難，不堪展布之日。皇上宜為之夙宵軫念，發餉處兵，以鋤此酋梟獍之心，聯屬諸夷，招徠異類，以削此酋羽翼之助。庶可近安楚蜀，遠通滇南，而還太平之舊觀。何為顧惜小利，妨害大事，又遣此一稅監耶？臣恐彼處久困失火，望救之民將避益深，益熱之害奔迸林藪，助賊為虐。有司益難拊循，將校益難攻討。一綫之路坐

致淪沒而雲南亦將永斷矣。關係國家安危豈小小而已哉。且用兵制敵之法，弱當示之以強，飢當示之以飽，貧當示之以富，不足當示之以有餘。今天帑所儲原無不足，司農出入尚可拮据，而必以窮乏二字遠播夷方，兵戈之場亦皆刮取楊酋名信。朝廷窮乏則猖獗益甚，若不信朝廷窮乏必謂方各兵費不能用兵，而其猖獗亦甚，非所以昭廣大富實而龍服蠻夷反側之心也。妨于安攘大計，又非小小矣。夫各處礦稅臣每苦諫未即，賜允猶曰庶幾。至於貴州則臣謂萬萬不可。所宜亟收成命，蓋皇上誠欲奮誅楊酋，當示兵力之雄，財力之富，決不可虛示貧弱為彼所輕笑侮。慢既不惜力餉，大發將士，則宜先免此三萬五千，以慰彼軍民之心。權衡之輕重緩急之間，所蠲者甚少，而所獲者甚多。願母以及汗為難，安危之幾在呼吸間也。臣不勝懇竭祈求之至，奉

旨諭次輔。朕昨覽卿奏揭忠君愛國遠慮深謀嘉尚不已。且貴州稅課差官非專為貨財欲訪彼中軍民之利病起釁之由耳。既卿這等說朕亦思念正在用兵征討之時勅諭留中未發已停寢矣。况大臣義同休戚尤當仰體調停鎮靜何乃各衙門今又紛紛瀆擾其如國體何。前遣內官張慶已不着去了。特諭卿知。

乞罷內使奏請疏

萬曆三十二年

本月十六日該臣等于本衙辦事接得陝西督撫等官李文等
各揭帖為西北重鎮兵戎益法規掣犁然稅監妄意干求撓亂
邊政關係重大懇乞 聖明大奮 乾剛嚴杜釁萌以安極塞
事內稱稅監梁永奏請鎮守職銜以看稅務要得軍伍親詣彼
處一節等因到部臣見之不勝錯愕歎曰異哉梁永之有此舉
也得無擅作威福驕恣淫溢意欲別有所圖也抑暴斂已極自
知人心憤恨欲藉此以鬻首全耶此其陰謀巧計臣等不能悉
知但念內使不許預政典兵載在 太祖高皇帝聖政紀中昭
示後世子孫永永鑒戒嗣因正統以後不能不有所私寄致有

鑿倉鑿軍鎮守之名然黃讓位次指揮順下盧永陳瑄俱聽于謙石亨等節制兵柄有歸猶未甚大害迨正德年間八虎用事權幾與督率埒而威勢滔天矣幸世廟一舉而芟夷之而又密采輔臣之議次第收回諸鎮守朝野為之吐氣邊腹為之回色迄今相與斤斤謹守無敢有倡言復之者梁永何人也胡然而輒請鎮守胡然而輒請軍伍上以亂祖宗之成法下以攘邊臣之兵柄陽以竊鎮守之虛銜陰以營城社之狡窟召對速禍變在叵測蓋不待智者而決其萬萬不可也先是外論藉藉謂永曷謀鎮守臣始不信私念皇上英明獨斷若輩凜凜戒嚴必不敢妄干若此而今果然矣夫以內稱聞外之事原非其任而永敢輕肆妄請臣竊恨之茲且勿論社宗之不可變與否梁永之不可任與否試以四鎮時勢言之尤不可不私憂過計者竊照陝西四鎮邊處西郵番虜環錯而居其固以西逼鄰侮虜而青卜阿瓦諸酋桀驁殊甚時糾流虜以內訌延寧以東逼鄰闔套即今雖暫貢市而莊明著宰諸酋雄心未已時伺間隙以嵩逞故以九邊較之其地方緊要未有甚于此者兼以年來礦稅並興織造交督飢饉洊臻芻糧不以時給屯運逋負輔輸不以時至土曠人稀生理鮮少閭閻失業所在逃竄其邊民之困苦悴憊未有甚于此時者即使地方官員加意撫綏極力調停尚恐人心思亂貽害不淺而可重之以鎮守乎况監梁

永倚勢作威黨惡播雪積歲時亡論搜括公帑較轢善類侵牟羨額種種諸不法即以地方知縣見任命官無辜而致之死此其心寧復知有王法知有人心大理知有禍福利害故以各稅監較之近日之惡亦未有甚于永者即使皇上痛加裁抑撫按共為束約尚恐肆無忌憚撓阻邊政而可假之以兵柄乎故以四鎮設鎮守是沸而溢之薪也以鎮守假永是虎而傳之翼也以至冲極苦之邊鎮日不聊生之軍民而又有大奸極惡之鎮守是烏雀而毆之鷹鷂也四鎮亂而宣云危九塞潰而畿輔震近年寧夏哮劉之事可鑒也臣恐土崩瓦解之勢其禍可立至矣臣等仰知皇上明見萬里業已洞燭神奸必不為若輩所熒惑但臣思邊疆之事決裂之甚易而收拾之難沿邊之人獷悍異常調戢之則安而批動之則亂自非仰藉乾剛嚴旨禁諭則監使之氣焰日張一張叅隨之假借日多一日邊民之苦楚日深一日邊事之敗壞日甚一日效尤者不止梁永一人援例以請者不止陝西四鎮太阿倒持莫可誰何今日調用某枝標兵明日更換某營將領今日取用軍前某項錢糧明日支銷某項軍餉自撫鎮道將以下何人不何凌辱一應軍機重務何事不可阻撓極邊沿海以至番夷苗蠻錯雜之區何處不可造孽皇祖聖訓所謂以為耳目即耳目敢以為腹心則腹心病者誠萬世之明鑒也皇上誠一付量世豈有如此

此邊方重鎮用此宵人握兵而不敗者否有如此舉動如此荼
毒而人不憤極思亂者否設激成他變關內潰夷狄交訐彼鎮
守內臣有旋能勘定之者否蓋自喜寧用而也先闖道吉祥用
而達官構逆故以內臣握兵非 朝廷之福也馬駉用而交趾
失亦哈用而遼東危廖堂用而四夷叛故以內臣在邊鎮守非
邊疆之福也吳誠以麓川而論死曹雄以陝西譚記以珠池而
誅死表琦高平以兩廣受以南京錢能以雲南常明以遼東陶
錦以福建黃土以潼關而俱磔死故以內臣鎮守亦非內臣之
福也嗟嗟與其芟除于罪狀既彰之日孰若慎重于嚙笑必惜
之時與其捕救于滋蔓難圖之餘孰若禁止于禍患未然之始
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董牛之牯夫蚤杜其漸不深嚴其防是
在今日矣臣等目擊時事慮且潰敗冲决而不可收拾不忍不
言而代庖樞莞職掌所在又不得不言故不敢避忌諱仰干
宸聽伏望 皇上念 祖訓之不可輒更冲邊之不可再困內
使之請乞不可輕聽積怨深怒之人心不可過激即將梁永所
奏特賜報罷仍行取回從重究治以為背違 祖訓阻撓軍機
者之戒庶使海內之人曉然知 聖明之不可欺奸宄之不敢
縱抑鬱少伸倒懸漸解不致變生旦夕尋蹈覆轍臣等幸甚

糾彈兇惡內使詬辱大臣疏 萬曆三十年 湯北京

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露章叅劾、况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而敢無說處、此本月二十三日下午、有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教文禎、由宣武門進入、忽有內相三人、跑馬直衝、逼轎怒扇、柄驚馬、喝眾碎打、長班文禎、見其醉狂不校、反出惡言、罵詈不得已、走避門傍、內相郭成家、復擁逼、叫嗥、嗔成、救護、用棍鞭打、比錦衣衛、聞知、差校尉救解、亦被兇毆、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咨嗟、嘆息、謂為耳目所未覩、記夫卿貳廼天子股肱、重臣、城門廼輦轂咫尺禁地、蠢爾諸璫、廼敢白晝大都之中、挫辱朝廷重臣、目中寧復有皇上

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小臣，自有階級，難容
亂。若使內臣而可以偏虐外臣，小臣而可以極詬大臣，則
一敗萬事，瓦裂天下，何由而知？天子之尊，皇上何恃而操
臂指之勢，階無級，簾近地，賈誼所為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
之主，申屠嘉節俠之臣，尚能檄出鄧通，廷辱流血，豈以
之世而容跋扈之璫？皇上嚙笑不加于左右，威權不貸于贊
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梁，政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
悛者，臣職在擊邪，義不與之同朝，輒敢據實上聞。至于三人
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內府，外人不敢拿，亦不敢問，伏
乞皇上諭令司禮監查實的名，勅下法司從公究擬。上

至奉

請庶舉朝士氣得伸，四方觀望，頌肅。臣愚無任悚息待命之
聖旨：這奸兇內官，着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來說。

國

東京圖書館藏

天
文
十
一

